

老澡堂 de 记忆

□白天平

“现如今，随处可见的豪华洗浴中心，不单单是为了洗澡，已成为人们生活、娱乐、休闲的重要场所。然而，老城的人更愿意称之为澡堂或澡池，或许只有如此称呼，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它的本义。

一

对于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我来说，认为洗澡始终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。甚至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知进澡堂洗澡是怎样回事。所知的是在夏天的大晌午，酷暑难耐之时，母亲从井里挑来水，倒在一个大木盆里，放在太阳下晒热了，到了傍晚就成了我儿时的澡盆。我年龄稍大了点，就到河里洗个痛快，或在自家院的土井里打上一桶冷水，脱光了衣服用水往身上一浇，那叫一个爽。然而到了寒冷的冬天，再这样洗就不可能了，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，才可以到澡堂洗一回澡。

那时候，离我家不远的街南头，是老城唯一的一家澡堂，六间砖墙瓦房，大门很窄，只有一米左右，门两侧还有一副楹联：金鸡未唱汤先热，红日东升客满堂。记得儿时，每逢年关，父亲总会带我来这里洗澡，一角钱的澡票是我们父子间最奢侈的约定。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，一股温热水汽扑面而来。大门到堂口都有道棉门帘，这样可以挡住室外的寒冷，聚集热气。随着门帘在身后落下，将寒冷隔绝在外的同时，也将我带入了一个氤氲记忆的世界：大堂里，几盏昏黄的老式白炽灯若隐若现，整个房间雾气腾腾，弥漫着硫磺、夹杂着肥皂的气味。澡堂没有取暖设备，大堂中间生一个烧煤的炉子，炉口有一把给顾客泡茶用的长嘴铜壶，壶里的水始终是滚开的，把壶盖掀得一起一落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，像是一首永不停歇的歌。炉上铁锅里是放了消毒粉的热水，用于洗澡毛巾消毒。煤炉散发的热气 and 壶里吐出的水蒸气，让顾客穿着单褂或披上一条大毛巾也不至于冷。

二

洗澡一般要赶早，去得早不仅人少，大池中的水也清亮，大人管这叫洗“头和水”。太晚要排队等候，而且大池中的水也不干净了，遇到泡澡人多，池中的水变得浑浊泛白。大堂内挤挤挨挨摆了几排小床，床与床之间的小柜上放着茶壶、茶杯。那时，衣服脱下来扔到床上，无须看管，根本不用担心财物丢失。洗澡时要先换上趺拉板儿，趺拉板儿不分号码，要自己挑着穿，大人穿的还算合脚，小孩子穿上脚尖都能够着鞋前面的地，只能小心翼翼地穿上趺拉板儿跟在大人身后，总怕滑倒。也应了一句歇后语：澡堂里的趺拉板儿——没大没小。记得那时的我，小脚穿着大得像船似的趺拉板儿，走起来摇摇晃晃，父亲总是牵着我的手，笑我像只小鸭子。

澡堂设施非常简单、实用。墙外两口大铁

锅烧洗澡水，连着烧水大锅的水泥池叫锅池。锅池里滚烫的水冒着泡，像煮沸的汤，总是让我望而生畏。锅池上面架着木栅盖板，被热气熏得发黑，却依然坚固。来洗澡的人可以躺在上面熏蒸，有点现在桑拿的意思。与锅池相连的是热水池、温水池，每个池的水温不同。

澡堂里永远热闹非凡。热气弥漫中，人影绰绰，像极了皮影戏里的剪影。热水池里往往像下饺子一样，人们身子碰着身子。小孩子先到温水池边试探着，一点点下脚。上了年纪的人喜欢泡热水池，一边搅和着池水，一边慢慢下到池中，待下身完全沉到底时，微闭着眼睛，十分受用的样子，趁着那股舒坦劲还要情不自禁地大喊几声“好”。还有皮糙肉厚又不怕热的“老江湖”，泡完热水池还嫌不过瘾，再到锅池中舀一勺热水，从头到脚浇下，然后一个激灵跳起来，全身红得发亮，像煮熟的大虾。此刻，他们还夸张地抖着身子，张嘴呼着粗气，一副搞笑的样子。这时候，人身上的皮肤已被泡发，用拧掉水分的毛巾用力一搓，身上的“油泥儿”就带跑了。有些累了，就在池台上躺下，用毛巾盖在脸上，借着池中升腾的热气，再小睡一会儿。俗语说：脏水洗得净萝卜。不管大池里的水有多脏，洗过之后，人们总觉得脱胎换骨般清爽。

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喜欢温水池，里边的水温低，更像温泉泳池。人少时，在里边划水、潜水，戏水玩耍的成分更大。因为澡堂里有水蒸气，人容易缺氧，常常要跑出去透透气，休息片刻，再继续游。直到游得精疲力尽，手脚指泡得发白起皱了，这一角钱花得才觉得值得。每次洗澡，父亲会先在热水池里泡一阵子，待身子泡透了，才招呼我过去，用粗糙的毛巾为我搓背。那力道恰到好处，既不会太轻像挠痒痒，也不会太重让人生疼。有时，他会讲小时候如何在河里洗澡、抓鱼、打水仗。我闭着眼睛，静静感受着池水的温暖，听着父亲的故事，觉得这是世上最幸福的时刻。

三

澡堂又是大人们难得的社交场所。在这里，人们放下身段，坦诚相见。不管认识与否，互相帮着搓搓背，搓着搓着，就搓成了熟人。洗好泡足后，还要裹着浴巾在澡堂里聊天、喝茶。小柜上摆的茶壶茶杯，有自带的，也有澡堂提供的。泡茶用的水就取自那个长嘴铜壶，茶叶则是各自带来的。泡好茶，大家会互相分享，品评谁的茶叶更新、更香。父亲总带着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，里边泡着茉莉花茶。

澡堂里从不缺少故事，有讲走南闯北的见闻，有说老城的陈年旧事。大家一旦聊起来，

可上达天文地理、国家大事，下至家长里短、儿女情长，难得一分亲热、闲适。聊累了，躺下睡上半晌。最让我难忘的是总爱坐在大堂一角的一个老先生，他每次洗澡都会带着鸟笼，先把鸟笼挂在窗户前，洗完后，总爱一边品着先前沏上的酽茶哼着京戏，一边逗鸟。那只画眉鸟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场景，在笼子里跳上跳下，时不时发出清脆的叫声。他是常客，熟人说“老爷子来一段”，他会即兴唱起《空城计》中诸葛亮的唱段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他是旧社会唱京戏的，老伴走得早，儿女不在身边，澡堂成了他第二个家，这里的温情和热闹使他暂时忘却了孤独。

开澡堂的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对人热情却不计较。有时熟客带的钱不够，他就会摆摆手说“下次一起给”。到了年关，他还会煮一锅姜茶免费让洗澡的人驱除冬寒。那姜茶的味道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搓澡师傅的手艺很好，人多时要排队等，他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整力道。搓完了背，还会教顾客几个简单的按摩手法。澡堂里的服务生很是热情周全，顾客脚上生老茧、鸡眼了，会免费帮顾客修脚，腰腿不适的给敲打敲打，还时不时给顾客续续水、换换茶。有要擦脸的，服务生就从消毒锅里拿出毛巾，要得像飞碟似的向你旋甩过来。毛巾那烫手的温度，能让人瞬间清醒，却又带着一股舒服。那种舒坦、那种乐儿真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。

难怪有这样一个笑话，说是在很多年以前，两个老大爷泡好了澡躺着聊天。这位问：“你说皇帝当年住的地方是啥样？”那位肯定地说：“那不过跟澡堂子似的。”看来洗澡还真是一件美妙的事儿。

清早期扬州人石成金，在他的《快乐原·每日快乐》中列举了二十九种快乐之事，其中一乐就是“沐浴之乐”：“温水 and 暖，反复淋浴，遍身清爽，不亦乐乎？”能够通过沐浴获得精神上的愉悦，自得其乐，怡养性情，高人也！苏州人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也有同样的描述：“忽浴极有益。余近制一大盆，盛水极多，泡浴后，至为畅适。东坡诗所谓‘杉槽漆斛江河倾，本来无垢洗更轻’，颇领略一二。”泡浴是吴语方言，就是泡澡的意思。

能够将洗澡提高到精神层面毕竟是少数，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讲，不过是带着一年的劳累，去澡堂泡泡澡、搓搓死皮，解解全年的累和乏罢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人们的生活质量大为提高，足不出户就可以洗上热水澡。随着那些老澡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那种浓浓的澡堂文化也渐渐消逝了。那些简单的快乐，那些真挚的感情，那些属于一个时代的温暖，永远定格在那个雾气缭绕的日子里。如今，每当我路过那个早已变成超市的澡堂旧址，总会驻足片刻，仿佛还能听到澡堂里的欢声笑语，看见雾气朦胧中的身影。那些身影中，有父亲、有我，还有温暖了整个冬天也温暖了几代人最温馨的记忆。